尚書集注述疏

讀書堂答問目錄

目次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凡壹百十壹條同爲壹卷

讀書堂答問

簡先生答問繫乎尚書者。今述而編焉。本其所爲書之次次之也。凡壹百十壹條。同爲壹卷。

門弟子張子沂謹編

尚書集注述疏序說答問十一條

或問曰。今尚書集注述疏序。所辯僞古文者詳矣。彼僞者竄竊經及傳。何爲爲之哉。其何如人也。答曰。自焦氏循言之。彼僞者在魏晉閒。則有心人也。蓋言禮記明堂位篇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辯。且廣之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也。厥後魏曹氏晉司馬氏。無不沿莽之故事焉。僞者蓋見當時魏晉所爲。其爲之

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使亂臣賊子喜。束皙等之僞竹書。舜而囚堯。啓而殺益。大甲而殺伊尹。君臣易位。上下相攻。邪說亂經。至於如此。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大甲諸古文。以陰與竹書相齮齕。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俾君臣上下之義可明。其傳特謂周公不稱王而稱成王命以誥也。勝鄭氏遠甚。惟其觸時忌焉。故自隱其姓名爾。嗚呼。僞者何幸而有焦氏爲之脫罪哉。是將爲人棄我取邪。雖然。其罪終不能脫也。夫有心人而肯自爲僞乎。詩之主文而譎諫。春秋之微而顯志而晦。安在僞託而始能無忌乎。鄭注之誣。猶以注說亂經爾。非以僞經亂經也。竹書之誣。猶以僞史亂經爾。非以僞經亂經也。今欲止邪說亂經之亂。而

乃為僞經以止之。則經且自亂也。不益其亂之甚乎。然則僞古文者必非有心人也。是漢僞古文百兩篇之故技也。是利心人也。其僞孔傳者欲以申僞古文而售其欺也。其傳多襲王肅焉。明堂位疏云。大誥王若曰者。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今僞者襲王說云然。豈其特說乎。王說豈不旣難鄭乎。故僞傳謂周公不稱王者。此鄭校人告子產以畜魚之說也。豈不謂然。而烹魚之利心遂矣。

何猷問曰。今序云。僞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臯陶。是誣也。今讀僞古文。禹薦臯陶。若舉賢於帝爾。非直以帝位讓之也。答曰。僞古文云。禹曰。朕德罔克。於是乎薦臯陶。其薦之也。卽其讓之矣。以其承上文舜讓位

而言也。

猷又問曰。官天下之時。與後世家天下不同。謂人臣不可以帝位讓人。殆後世則然爾。答曰。如官天下之時。其臣可以帝位讓人歟。則四岳旣知有舜。而不先以讓之也。是爲不忠。堯不知四岳之不忠。而竟先以天下讓四岳也。是爲不明。今四岳承帝命而後薦舜焉。明官天下之時。其臣不可以帝位讓人也。若承帝命則可也。孟子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繇是言之。蓋天子承天命而後可以天位讓人也。則人臣承帝命而後可以帝位讓人矣。此古義然也。

猷又問曰。堯典云。舜讓于德。雖不言讓何人。而以帝位讓人。則一也。何不如四岳言否德忝帝位。絕不言讓人乎。答

曰舜讓于德。猶四岳承帝命而薦舜之義也。以帝有明明揚側陋之命於先也。言此經者。當顧上文而言使舜與四岳易地也。則舜當如四岳之言。絕不言讓人矣。蓋古文之義精如此。而僞古文似是而非。足以惑人。雖朱子亦不覺爲所誤也。蔡傳序云。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其未察於斯乎。

何献問曰。僞大禹謨枚卜功臣。今序辨之矣。然禹薦皋陶。而帝未俞之。故請卜焉。殆非其初心不誠也。夫用人之權。義必歸君。而讓帝位尤與常事不同。帝未俞之而禹猶再言。不殆專乎。且功臣多矣。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將宜決於卜歟。旣卜功臣。而皋陶亦在其中矣。答曰。義鈞從卜。左

傳卜立君之例也。禹獨讓皋陶於先。非義鈞也。獨讓則禹之明而誠也。是不疑也。不疑何卜。其後胡爲而援義鈞從卜之例邪。是其獨讓之心不誠矣。無帝命而薦人爲天子。一言且不可。何有於再言乎。再言之說。則縱而啓之爾。臣於其君。固有再言之道在也。如知人未明。而以卜決焉。是與常人徼於神者同。非所以言帝位也。何以爲聖人

陳汝廉問曰。僞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今序辯之者。以其斥天子之父也。然有疑焉。古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孔子乃謂季氏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而謚灋可名幽厲。蓋公論在人也。季漢武侯出師表云。先帝與臣論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此以人臣而引列祖爲鑒者

有之矣。僞古文其近是歟。答曰、蓋非其大夫者。公言其非也。而謂季氏則私論之爾。諡瀆者史瀆也。若春秋直書之義也。稱者稱說之辭。若曾臣稱昭公取同姓焉。非禮也。武侯表言直矣。然使桓靈爲後主之父。其表言豈如是哉。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論語云。子爲父隱。則臣當爲天子之父隱矣。臯陶謨禹爲鯀隱。於四罪而舉其三。孔子爲昭公隱。稱其知禮。而與春秋書瀆不同。何僞古文失斯義也。姚氏鼐云。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頑苗。可謂不倫之甚。是矣。然議其不倫。猶未辯乎别之爲言也。

何歆問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以臣而斥后罪。且施之暴君之朝。蓋古者忌諱未嚴也。益贊之云。猶有說乎。答

曰此詩其在西周時歟則直諫之義也其在東周時歟亡國之后詩人斥之宜矣凡詩人所刺皆時方憂危不得已也益贊之云豈不得已者邪。

陳汝廉問曰僞五子之歌云民可近不可下此雖僞古文而與孟子民爲貴之義同今序以反言辯之何也答曰此以明僞者襲義而竄文之非也凡經之爲文善矣正而言之其文順也反而言之其文亦順也今僞者於此不能然也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今僞者爲之不尤難乎。

何猷問曰僞允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蔡氏以駁將士言今序辯之者引閻氏之辯矣若薛氏季宣

以伐罪言。則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苟以此通其本文。將亦通焉。答曰。如薛氏言。蓋於其本文皆不可通也。將以殲渠魁爲威不殲渠魁爲愛歟。則當云。愛克厥威。佚有罪。豈徒言允罔功已乎。將以治脅從爲威不治脅從爲愛歟。則當云。威克厥愛。允罔功。愛克厥威。允濟。豈得如今所言乎。或曰。對將士而明言馭之之瀍。曰。克彼則濟。克此則罔功。雖僞古文。亦何至不類若此邪。嗚呼。是不知此其所以爲僞也。

陳汝廉問曰。孟子言不嗜殺人。此仁者愛人也。後世行之。如漢光武勑馮異。宋太祖誡曹彬。是也。今僞古文而言威克厥愛乎。赤眉之亂。鄧禹不能定。蓋以威克厥愛而不濟

焉。焉異定之蓋以愛克厥威而有功焉。答曰。若焉異者。威愛兼濟也。非愛克厥威也。以兵定亂。則威矣。而不嗜殺人。則威中有愛焉。

汝康又問曰。威愛兼濟者。若孔子所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蓋其上也。惟子產有言。其次莫如用猛。此豈不可申僞古文威克厥愛之言乎。答曰。子產惠人也。而曰用猛。爲子大叔尙寬者言之也。孔子雅言。無及斯矣。尙書則雅言也。必言其上焉。僞者以其次爲雅言可乎。

尙書大名疏說答問四條

馬錫饒問曰。尙書大名疏。此爲文者何。答曰。文則長矣。而無可減者。此今古文尙書之案徵也。其閒蓋自爲始終者

屬焉。皆有提焉。有束焉。有結焉。既分而貫焉。蓋長如不長也。本史家書志之例而言經也。彼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者。雖司馬氏通鑑。亦無如之何。今以俟君子乎爾。

或問曰。大名疏云。易言三五則有闕。此言三五者何。答曰。伏生大傳云。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謂三皇五帝也。伏與虙通。

梁燮唐問曰。虙生之壽期頤。天也。不如是。則尙書二十九篇。無繇而傳。雖二帝三王之事。皆芒芒然也。豈非萬古如長夜哉。答曰。易不云乎。碩果不食。此剝之所以能復也。非濟南之老。雖旣耄而持之。采茲碩果。不自食焉。天亦安所與而代爲之力乎。天也。亦人也。

張子沂問曰。今尚書注。其於漢宋何如也。答曰。凡釋經者。謂漢注長訓詁乎。朱子之訓詁。則有鄭注大不及焉。若釋大學格物致知者。宗乎大誥格知天命。而吾身家國天下之事物皆明也。後世從之則明。明則彊而治也。違之則愚。愚則弱而亂也。謂宋注長義理乎。毛鄭之義理。則有朱子猶未察焉。若釋詩卷耳者。謹乎牧誓牝雞無晨。而未察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後世淑女。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其何非婦人無與外事也。故釋經者經術治世之原也。今釋尚書。而徒漢之宋之乎。然則其孰可乎。叶經可也。

虞書答問二十九條

黃其勳問曰。天左旋。日月右旋。然乎。答曰。周髀云。日行一度。此以右旋言之也。周髀云。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以左旋言之也。此互見之文也。月左旋則日左旋見矣。蓋日月皆從天而行。天左旋者也。周髀紀其數。符堯典焉。其數也。其理也。其理存其數之中也。日陽剛而健行。君道也。月陰柔而順行。臣道也。周髀知其數而知其理者也。微矣乎。故推左旋之數則難也。周髀於是乎推右旋之數。其數則日月皆違天而弗從。其推之則易也。此泰西灋之所繇也。彼習者蔽焉。其於周髀二者得一而失一也。乃以非堯典。嗚呼。堯典而可非也邪。淮南子云。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斯言也。其通於周髀者乎。左

東而右西氏。與抵通。大抵者。統言之辭也。

或問曰。堯典天象圖。而地圖在焉。何也。答曰。蓋天統乎地也。故步天者皆宅地之四方。

或問曰。禮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黃帝迄周。其言日躔者同。孫氏据之以推堯典焉。而謂古無歲差之說。何也。答曰。周書月令篇今亡矣。禮月令。出於呂氏春秋。呂氏以月令言黃帝時。實昧乎歲差也。尙書獨載堯以來。易傳言黃帝而不詳。今呂氏乃詳其乙卯日躔也。豈足徵乎。雖先秦古書。亦誣也。歲差者。中星先後不同。蓋厤灋之變而得其常。從古已然。後

世始詳之也。非後世始有之也。

或問曰。堯典仲春節注云厥其也。析散也。何不云厥其析散也。答曰。此以下文承析散爲言。當別出焉。故一訓一也。與數訓一也不同。

何猷問曰。堯典登庸節注旣明堯不傳子矣。而巽位節疏又云。諸臣烏知堯必終以天下讓人乎。此若相矛盾焉。答曰。非然也。堯子丹朱之惡。堯不以一人病天下。終不傳子。堯之心如是也。而不可以言諸臣之心亦如是也。蓋古之有天下者。世傳子孫。所從來遠矣。史記言黃帝顓頊帝嚳者可攷也。丹朱雖不肖。或有遷善之時。其後經言丹朱者曰。虞賓在位。蓋聞樂而感化也。當時教胄子。則用樂焉。敢

謂其終不可遷善乎。故諸臣之心。必不可自以知人之明竟丹朱佗日也。此待天子之子。當如是矣。

歟又問曰巽位節疏云。傳子。則其慮民也深。此疏本韓子言之。蓋以言傳子者。是矣。而韓子以言禹者。非歟。答曰。非也。禹傳賢非傳子也。禹非傳子。而其子啓終亦傳者。孟子所謂天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舉益任之政七年。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孟子所以言益避禹之子也。今韓子以爲禹傳子焉。則禹未嘗以天下授益也。益奚爲而避禹之子乎。益避之者。史記所謂益讓禹之子也。禹之子受益之讓。不以非禹命而爲不孝者。何哉。順天下之人心。以守宗廟社稷故也。楚辭天問云。啓代益作后。越絕書

云。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于益。此之謂也。信夫。

何藻華問曰。堯典象恭注云。宋高宗曰。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一佳士也。游酢薦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嗚呼。難哉。此言荀彧者。何如也。答曰。范氏後漢書。司馬氏資治通鑑。皆言荀彧矣。而皆不如陳氏三國志之評也。魏志評曰。荀彧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蓋謂其不知魏大祖焉。今游氏之云。其於彧也。亦徒取其才云爾。鑑鑒字同。

或問曰。堯典云。象恭滔天。今注云。滔慢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哀十七年左傳云。天命不慆。杜注云。慆疑也。釋文云。慆文作滔。蓋天命不疑。當恭行之也。若僞恭者則反疑天

命矣。亦慢天之意也。堯允恭而敬天。共工僞恭而慢天。以此旁通可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命不滔。此足徵古本焉

何猷問曰。堯典舜孝疏云。舜五十而慕。蓋怨慕也。今竊思之。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何也。答曰。孟子云。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蓋慕者有不得焉。則怨而慕也。若慕者有得焉。則慕而不怨也。今於大孝者統言之。則爲終身之慕矣。

猷又問曰。象挾瞽瞍而謀殺舜。雖未成也。而謂之曰不格姦。則春秋家何以言誅心乎。答曰。誅心者。其心之惡可誅也。今自不格姦而厎豫者。則感而化矣。安有其心之惡可誅乎。此伯夷叔齊所以不念舊惡也。而況其在家人乎。

歟又問曰。象既不格姦矣。而孟子言舜封象者。何以言使吏治其國也。答曰。象至不仁。其昔嘗然矣。屢萌屢止。而乃至於今也。今象雖不然。而舜之慮民也深。則恐象又復然。能無慎之而代治乎。其究也。象不犯天子之吏。而不暴彼民。無或如漢諸侯王之失道也。非象烝烝而進於善邪。

歟又問曰。今疏言舜孝者。據孟子而言之也。然孟子言淮注江者。與禹貢不同。言湯學於伊尹矣。而其言由堯舜至於湯者。則曰。若伊尹則見而知之。非又伊尹學於湯歟。若此者。其奚據也。答曰。孟子於禹貢。不同而同。今禹貢疏詳焉。湯與伊尹。皆聖人也。君師其臣。臣師其君。其斯為聖王聖相者乎。

或問曰。堯典舜孝疏言捐階矣。蓋捐者瞽瞍弃之而舜取之也。此捐之反訓。何也。答曰。天地生人古今一也。故今人之言。猶有古音與古義存焉。詩古音。來讀如釐。今人之文。來讀如萊。則古音亡矣。而今人之言。於來亦古音也。今人之文。捐無反訓。則古義亡矣。而今人之言。於捐亦古義也。故其人捐貲者曰捐。其責取人捐貲者亦曰捐。此其訓相因而相反者也。

或問曰。堯典疏云。堯之試舜以官之者試之。非以妻之者試之也。孟子云。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繇是言之。堯以舜爲友而親之。非試之也。此言甥言友者何。答曰。爾雅釋親云。謂我舅者吾

謂之甥也。詩伐木云。以速諸舅。而其詩則以爲燕朋友也。故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舅道也。亦友道行焉。詩義自堯時而先之矣。

何猷問曰。四岳不名。而舜禹皆名。今堯典注謂名之爲親之。何也。答曰。今人於朋舊之閒。其敬之愛之者。必加以尊稱。若夫敬愛之至。每至忘形而稱謂反略焉。即此情也。故曰。堯舜與人同爾。

何猷問曰。堯典文祖疏云。五廟者殷商之禮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夫夏承唐虞。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然則唐虞之禮殆五廟乎。今讀此而未達焉。唐虞之際。其禮亡矣。此繇殷而言夏。繇夏而言唐虞。何也。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

豈惟言所因邪。馬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蓋廟制殆非自所因言矣。答曰。董子引論語而說之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故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蓋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論語云。周監於二代。亦以唐虞該夏代中也。今於唐虞曰。殆五廟乎。殆之云者。卽以夏殷所損益而疑也。是不於所因質言矣。三綱五常。其所因也。而所損益者則綱常之制度爾。故三代達禮。有綱常理同而制度亦同者。今禮記中猶可攷也。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例也。論語本文。其言禮者貫下而言。所損益者。因禮中所損益也。損益之上言所者。明其有因之而不損益

者也。古經之文。其精如此。故經學稱文學焉。

或問曰。今所引文。凡字異者。皆云。某與某通。若此類者。或再三見焉。何也。答曰。此以存所引之原文也。非惟通焉而已。所引不同。故再三見焉。非複也。不然。則轉書之者淆矣。

何猷問曰。堯典巡守節疏云。古天子習于跋涉者也。舜所以納于大麓也。夫舜在大麓時。非未爲天子乎。答曰。舜在大麓時。未爲天子也。然其所以納于大麓者。使之習勞。爲將讓位爲天子也。猶無逸舊勞于外之意也。

猷又問曰。今巡守節疏攷五嶽之詳。何也。答曰。五嶽萬世之祀典也。此豈如近世漢學家攷据無用者哉。今南嶽祀衡山。古禮也。釋經者乃失爾雅霍山之義。謂南嶽在灊焉。

如攷之不詳。後世有漢武其人者。又因而改祀矣。顧氏炎武云。立言不爲一時。若斯類也。夫南嶽改祀。若無害焉。彼烏知舍遠從近。卽患偷安。其所謂江漢閒難涉者。不明古天子無逸習勞。方足以疆中邦也。而自大者。反以其國君長四海遠遊之說。睨傲我旁。乃目聖道爲迂。嗚呼。孰使經術大義之不明也夫。

或問曰。周語云服物昭庸。非堯典所稱車服以庸者歟。答曰。庸者功也。自唐而虞而夏而殷而周。服物不同。昭功則同。服物者其瀿之麤迹也。昭功者其瀿之精意也。麤迹不同。精意則同。如得其麤迹也。而失其精意焉。其爲瀿也雖二帝三王之瀿。猶虛也。而況其佗乎。

陳汝康問曰。堯典云。食哉惟時。蓋咨牧焉。凡在官者。皆當以民食爲先。何獨於牧言之乎。答曰。稷農官也。而州牧非使民以時。則違農時矣。禹貢分州。皆言厥田。此州牧所司也。言牧。則一州之官統焉。

李禮興問明史。答曰。堯典云。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好異者以爲此經中之習聞也。彼嘗讀明史流賊傳乎。明二百七十有六年天下之亡。亡於流賊也。而動流賊者。以關中大饑故也。咨牧之謀。不神乎哉。而以習聞舍之。古聖末如之何矣。

或問曰。堯典柔遠注云。柔安也。又云。所謂柔者。王政撫之。柔服以安也。何也。答曰。昭三十年左傳稱子西諫楚子云。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蓋以吳光覩其民而將用之也。而其言柔服者。非王政撫之矣。能無懼乎。

或問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又云。伯益作井。赤冀作臼。蓋呂說於此。列聖王二十官焉。后益伯益其二官也。列女傳曹大家注云。皐陶之子伯益也。今堯典疏旣辯其非矣。彼曹大家說。豈以后益而致誤歟。答曰。此無以見其必然也。呂說諸官。蓋先後約稱之爾。非必同時也。故其終曰巫咸作筮。巫咸者殷臣也。君奭稱焉。

或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稱叔向之母之言也。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然乎。答曰。此傳聞之失也。夫元妻者以其黑名之也。然其曰有仍氏生女。則女也。女而取之。然後可以元妻名之也。今乃先名之乎。女之美也。如夔之父母命取之。非夔自貪美也。今言夔取之。則自貪美焉。是好色也。而夔安有是乎。堯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此舜命夔以堯時之舊職也。堯知人之明。安有爲好色者所欺乎。如曰。知人者惟帝其難之。則夔典樂必無效矣。而舜復命之。乃致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也。是豈不足見教冑子之效乎。而教冑子者乃自有此封豕之子也。豈不能自教子乎。如曰。夔之子獨不受教也。豈

不能從皋陶扑作敎刑。而遽傳子以自取滅乎。如曰。夔晚而生子。不及敎之而卒也。則以夔典樂之效。必無自貪美而取妻者。其晚而生子而不肖也。天也。烏得以其子之不肖而謂其妻之不德乎。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此以其先世之德而然也。豈滅國絕世皆其先世之不德乎。有窮后羿。篡夏之凶也。而滅夔之後。豈其實爲封豕乎。於以見后羿欲滅夔之後。遂加伯封以惡名。且誣其先世也。而傳聞之失。繇是迄春秋時矣。

或問曰。堯典稱舜者云。陟方乃死。此舜崩於巡狩蒼梧之日也。其年非百一十二歲乎。而或疑之矣。答曰。彼疑此者。奚不徵諸禮邪。今以此見古聖人之勤民事也。於其年之

蚤暮。身之死生。地之遐邇。而皆無閒也。蓋先王制禮之心繇此章矣。禮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禮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禮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夫椑者禮家謂天子之棺而水兕革被之者也。天子巡狩而出疆。必以此爲喪之戒備。而不嫌於豫凶事者。何哉。天子巡狩。其所適也。皆其家也。生則主之。死則終之。蚤年然也。暮年無不然。邇地然也。遐地無不然。先王制禮之心。其示天子無一時一地之不可以勤民事也。其原於舜者乎。史記云。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禹之崩也。其以死勤事也。猶舜也。此鴻範五福之考終命也。椑讀若闢。曲禮云。天子

不言出。非也。易離上九云。王用出征。金縢云。王出郊。皆言出也。

或問曰。堯典之史。所記者何如也。答曰。曾氏鞏云。此所記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或問曰。淮南子脩務篇云。堯眉八采。九竅通同。而正公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灋。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繇是言之。其所謂天質也歟。答曰。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今如讀堯典皋陶謨也。豈不足辯學於四聖人之大者哉。彼淮南子者。亦以

爲人之生也。天質之異者希。而棄學不脩務焉。不可也。奚恃天質乎。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陳汝廉問曰。臯陶謨言作服之象。六者言作會焉。六者言絺繡焉。鄭氏云。會讀爲繪。絺讀爲黹。黹紩也。衣用繪。裳用繡。諸家從之。殆非也。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凡作服。繪而後繡。繡必先繪。其省文互見歟。詩唐風云。素衣朱襮。又云。素衣朱繡。蓋繡黼也。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詩孔疏詳焉。此非衣亦用繡乎。如徒繪也。則服之而旋汚矣。周官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五采備謂之繡。賈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職也。殆古瀘有然。答曰。此互

文是也。當改從之。詩小雅云。鉦人伐鼓。又云。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皆互文也。堯典禹貢君奭諸篇。其以互文而明者。可徵也。

夏書答問二條

伍蘭清以禹貢荊州亦宜桑也。乃與黃其勳徵故實焉。得南齊書韓係伯傳襄陽種桑之事。問曰。此農書所謂荊桑者歟。答曰。爾雅釋木云。楔荊桃。郭注云。今櫻桃。蓋不以荊州言也。則荊桑或亦然。殆以不柔如荊而得名也。農書謂桑之柔者爲魯桑。而非魯產焉。魯桑殆女桑之轉音也。詩豳風云。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蓋桑之柔而可束者也。若荊桑則其不柔者也。韓係伯事。今

疏當采之矣。

或問曰。尚書大名疏言黃帝史倉頡。從說文也禹貢疏。引蒼頡篇。不作倉。其從者何。答曰。從漢書藝文志也。廣韻云。倉姓。倉頡之後。通志据風俗通云。蒼氏。八愷蒼舒之後。今兩存焉。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蓋與漢志同。

商書答問四條

何猷問曰。湯誓疏。引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湯以此三讓。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爲是言之。薄古通亳。其遽歸而復亳。何也。

古者其有璽乎。其天子之坐。湯設之乎。湯三讓而終卽位。其讓誠乎。答曰。湯之伐桀也。亳衆舍穡事而從焉。其放桀則遽歸。事之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與之。此季武子之書也。蓋古大夫猶璽書焉。漢書惟天子言璽書者。因秦制爾。書典寶序。於伐桀後言俘厥寶玉也。則俘璽在伐桀時矣。湯旣復亳。豈湯大會三千諸侯哉。蓋三千諸侯大會也。此衆奉湯爲天子。故也。則設天子之坐者必諸侯也。易之言湯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湯大會諸侯而卽位歟。是人應之也。非應乎人矣。則富天下而伐桀也。其異於後世亂臣賊子者幾何哉。書曰。三千諸侯大會。善乎其史遷也。後世亂臣賊子不得而託之也。當伐桀時。湯與彼

三千者皆諸侯爾。史記言湯稱王於桀未敗之前。是湯先自爲天子也。豈不誣哉。三讓者禮之固辭。固辭不獲。然後受之義也。舜以揖讓而讓于德焉。湯以征誅而讓于有道焉。其讓也不同。其讓之誠也則同。

或問曰。釋詁云。迪作也。作者起去之謂也。盤庚云。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汝不遷則罹罪。汝無能作而起去焉。殆一義乎。答曰。似也。而於經下文言乃祖乃父不救者未能闕也。

鄧卿雲問曰。盤庚云。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言種者以姦宄言也。宣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潞赤狄之別種。孔疏引劉炫云。賤之同草木。故稱種。今盤庚戒遷民者意亦然歟。答

曰。種。有美惡之類。貴賤分焉。劉說偏言之爾。後漢書竇融傳云。融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若此者。蓋遷而貴之者矣。

黃中理問曰。孟子言齊桓之命云。無以妾為妻。哀二十四年左傳云。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今以商書微子鄭注言之。則紂母初為妾後為妻矣。何也。答曰。呂氏春秋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旣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欲置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夫所謂據灋者。

其必據殷禮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蓋夫爲妻綱。禮之三綱繫焉。周制無以妾爲妻。此殷禮而周因之者也。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酒誥多方皆稱帝乙焉。帝乙者。紂之父也。是明德齊家之君也。非失禮者也。如廢嫡立庶。太史據灋而爭之。而帝乙可從矣。則以妾爲妻。太史當據灋而爭之。而帝乙豈不從乎。以此知呂說則傳聞之異也。鄭注本之。非也。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蓋異母也。蔡傳從之。是也。以此明帝乙非以妾爲妻也。莊十九年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故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此周制也。白虎通稱天子禮同。又稱或

說天子娶十二女。而曰。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隱元年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國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繇是推之。則殷禮可明也。儀禮喪服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蓋士大夫再娶也。若諸侯。則繼室非繼母比焉。

周書答問四十二條

陳汝廉問曰。史記武王觀兵之說。大誓注辯其誣矣。大誓云。四月觀兵。今注謂既伐紂而觀兵也。蓋据周書世俘篇而明其爲倒敘之文也。然有疑焉。古文周書首大誓。此伐紂起兵也。次牧誓。此伐紂將戰也。次武成。此伐紂功成也。

蓋是言之。大誓敘伐紂焉。何爲而言旣伐後事乎。竊意武王觀兵。如救焚拯溺。出於不得已之爲。冀幸吾君之一悟也。紂庶幾改之。不亦可以已乎。答曰。此言冀幸者。猶左傳以鬻拳兵諫爲愛君也。此非義之義也。夫史遷有附見焉。堯典則舜附見也。史究言堯崩後事也。而大誓可明矣。墨子引大誓云。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又云。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此武王卽位後之辭。其附見昭然也。而觀兵可明矣。如於此而不辯焉。後世亂臣賊子。其託於武王觀兵者衆也。

張子沂問曰。牧誓注云。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將以諸侯而祭天與。不可也。將稱王而祭天與。不可也。禮別嫌疑。其義精也。今竊思之。湯武無其祭。則禮

無其文。而必謂禮別嫌疑焉。何也。答曰。此禮無者。蓋禮之理無之也。非惟禮之文無之也。記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今禮文多闕。豈以禮無其文。遂謂湯武無其祭乎。惟禮之理無之。則禮之文無之矣。故斷於其義焉。

或問曰。鴻範疏引論衡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諺曰。衆口鑠金。其義可旁通乎。答曰。昭五年左傳云。穆叔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此周易其旁通鴻範者乎。金生於土。山艮土也。火焚而山敗。亦鑠金矣。言。火也。杜注云。艮爲言。孔疏謂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非也。主人有言。明夷之辭。本

以離不以艮也。蓋說卦之文。省文而互見者爲多。堯典疏詳焉。其曰。說言乎兌。以此見上文帝出言乎震。齊言乎巽。相見言乎離。致役言乎坤也。故下文於巽曰。言萬物之潔齊也。其曰。成言乎艮。以此見上文戰言乎乾。勞言乎坎也。故下文於乾曰。言陰陽相薄也。獨於兌艮先著言乎之文者。以說其成故也。其於艮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非皆自兌秋西成而成之者耶。是兌秋之說皆說其成也。故曰。兌爲澤。而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此非說其以澤而成之者耶。大學釋淇澳之詩。始曰。道學也。終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道言也。獨於詩歌其始終者而著之也。今說卦之文。獨於物說其成者而著之也。皆省文而

互見也。故曰。兌說也。而先統之曰。萬物之所說也。說則言乎兌。非可連說言而釋之。虞氏以兌之言釋說言也。則萬物之所說者豈皆有言者乎。其曰。兌爲口舌。自兌之一端而爲之也。此不可爲典要也。非以口舌統乎萬物也。故曰。艮。止也。艮之象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蓋言之止其序也。豈敗言乎。敗言者致敗之言也。非彼敗此言也。敗言者對成言之辭。而非成言乎艮之謂也。成。則言乎艮。非可連成言而釋之。如以艮之言釋成言也。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者。亦豈皆有言者乎。周易筮也。非卜也。莊叔以此筮示卜楚邱者。大卜領簭人。周官之職也。簭與筮通。

張子沂問曰。鴻範云。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

內吉。作外。凶。孔疏云。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爾卿士庶民有一從。亦是二從。吉凶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蓋孔疏以爲省文互見焉。而謂左傳言筮短龜長者。則卜人爲晉獻公言之爾。何也。答曰。左傳卜人之言。如古無其言。雖晉獻公不能辯之。諸大夫媚獻公者。豈不能辯之邪。鴻範經文。皆以龜筮相次焉。無以筮龜相次也。筮短龜長。殷道然也。箕子之筮無周易故也。禮稱孔子言殷道者。則云吾得坤乾焉。蓋殷易首坤也。今以周易首乾之善。殷易首坤。不有短乎。則殷筮爲短。宜矣。其在周易也。蓋龜筮同長。而晉獻公時猶言筮短者。其故宜知也。筮。古作簭。周官云。大卜掌三易之灋。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又云。簭人掌三易。蓋以大卜領簭人也。其三易皆重。未有獨長周易也。金縢卜疾。周公自卜焉。而不用筮也。大誥卜師。以周公東征卜焉。而亦不用筮也。何也。筮短龜長。古灋也。天下所習知也。如周公稱文王與已之繫辭。而獨長周易。以竝龜長。非謙道也。且不令習知筮短者遽疑之乎。是欲決疑而適滋疑也。以是之故。迄晉獻公時。而古灋猶存矣。其時三易同占。今左傳可攷焉。天生孔子。孔子學易窮年。於是乎以聖知聖。乃粲然明周易之獨長也。蓋三易皆重。而孔子贊周易。猶三正迭行。而孔子善夏時。至矣哉。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明其義同長也。漢志。龜書五十二卷。其佗龜兆諸書。微矣。今且亡焉。秦不燔卜筮之書。蓋龜書自亡也。而周易今存。則爲五經之原矣。孔疏其未察於斯乎。夫鴻範之義。作內者君從而臣民不從。然君近而易察乎臣民。故吉也。作外者君從而臣民不從。則君遠而難察乎臣民。故凶也。而又必重決於龜從。雖筮從龜逆。猶不可也。則君謀而不用臣民者寡矣。此以人事之實而決於龜也。豈徒卜乎。如從孔疏而互言之。則臣民從而君不從。何以爲作內吉。作外凶乎。君在內之日多也。臣民在外之日多也。既有龜從筮逆而行臣民之謀。又有筮從龜逆而亦行之。則臣民而不用。君謀者衆矣。非人事所宜也。

或問曰。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今注云。辟治也。又云。周公治之。治畔亂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子產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此以伐陳而溯先王之治罪也。唯與惟通。杜注云。辟誅也。今据說文云。誅討也。謂治罪焉。此旁通乎子產之義也。

或問曰。朱子言金縢者何如也。答曰。朱子之言金縢也。蓋不同。當以其答徐元聘者斷焉。朱子云。王室至親。而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坐視不救哉。帥師征之。義也。馬鄭以爲東避。乃不達時務之言。其斯非朱子義符大誥者乎。

或問曰。金縢注。以冠爲成人之禮。此据儀禮士冠禮者歟。

答曰。天子冠禮。今亡矣。此漢志所謂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今其義通焉。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云。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或問曰。大誥注。辯周公稱王矣。周書明堂篇云。周公攝政君天下。何也。答曰。旣攝政焉。豈君天下乎。君者。尹之譌也。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釋詁云。尹正也。

梁士訢問曰。大誥云。天降威。又云。知我國有疵。蓋疵者謂管蔡流言也。則威者。亦威管蔡歟。詩常棣云。死喪之威。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焉。答曰。大誥上文。言天降威矣。此承上文而言。蓋威武庚也。武庚知我國有疵也。如曰威管蔡。則我國有疵者。孰知之乎。

或問曰。大誥云。爽邦由哲。今注云。爽明也。其義可旁通乎。
答曰。詩烝民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而遂申之云。既明且哲。此亦所謂爽邦由哲者也。蓋以仲山甫而旁通焉。可矣。鄭箋云。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今大誥東征。邦國之人。皆知討賊。無惑於流言而詢周公者。以十人之哲若否既明。故也。詩以明若否者。自一端而言。哲者自全體而言。故曰。既明且哲。蓋與鴻範言明作哲者。不同而同。

或問曰。康誥蔡傳云。應和也。何如。答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詩曰。莫其德音。德正應和曰莫。蓋應和者。自德音言之也。則洽矣。今康誥言宏王。是上下應助也。如易象之應焉。乃洽也。故皋陶謨言帝臣者。則稱敢不敬應焉。

或問曰。詩桑柔云。天不我將。鄭箋云。將養也。養讀如字。酒誥云。德將無醉。謂德養也。何如。答曰。德將者承上文祀酒而言。蓋以禮行酒也。故曰德將焉。詩既醉云。爾殽既將。毛傳云。將行也。其例也。此於文尤洽也。

陳達隆問曰。酒誥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說文云。腆設膳腆腆多也。何也。答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稱韓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皆重言而明義也。其例也。

或問曰。召誥僞傳言郊社者有所襲乎。答曰。此襲王肅說也。禮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唯祭句

能。無配祭之人。蓋聖證論之難鄭也。僞傳與王同非也。經言牛二者竝尊也。郊祀天地也。配則非竝尊也。是經於郊不言配也。則於社亦不言配矣。社祭土神也。此周公攝而告祭。未可以常禮之配例之也。

或問曰。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昭二十九年左傳所謂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也。禮郊特牲疏引王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灋及左傳句龍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此通之者豈通之乎。答曰。漢仲長

統有社祭土神答焉。盖答侍中鄧義之難而聞於荀彧者也。禮家稱之矣。彼王難鄭者今當推仲氏之義而通之也。夫郊社之禮。中庸著焉。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蓋祭天稱郊。后稷配天亦稱郊也。則祭土神稱社。句龍配土神亦稱社矣。祀以爲社。豈不可謂之配食乎。

或問曰。召誥言社不言稷。僞傳云。社稷共牢。孔疏云。不言稷。省文也。然乎。答曰。禮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大牢。皆之爲言。蓋非共牢也。詩緜云。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此禮言將出征者所謂宜乎社也。周官所謂設軍社者亦縣此也。此不及稷者也。今周公以土功故而祭社焉。禮不及稷矣。當營洛時。社稷皆位成而已。尤不疑於常禮社稷之壇也。

或問曰。召誥注多言史之爲文何也。答曰。此以釋脫簡之疑也。慮乎知漢志而不知馬鄭本者焉。蓋大名疏詳所繇矣。

何猷問曰。召誥云。用顧畏于民碞。外注云。恃民碞之險也。此爲文者何。答曰。此猶言恃民險之險也。其必以民碞言者。經文故也。

猷又問曰。外注推言民碞者。上言平民險。下言恃民險。其何別爾。此爲文者何。答曰。此別之乎敵國之文也。我國不得民險之平。其險則爲天下僇矣。敵國不得我國民險之平。何仇殺敵。其險之足恃何如也。惟和民者則民險皆平。我國於我民有然。敵國於我民亦然。民險之平。以人道之

和也。此其義特亙乎上下文之閒。蓋脫而接。接而脫也。

猷又問曰。召誥土中疏云。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當是時。鎬爲西周。洛爲東周。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豈其終阻險邪。蓋疏辯婁敬所言洛不阻險也。此爲文者何。答曰。阻險者阻於險也。猶左傳州吁阻兵之阻也。阻險以人事言。異乎險阻以地利言。此爲文者。連上下文而達焉。欲其曲也。

何猷問曰。今召誥疏。遐遠也。自時之自由也。而注不出之。直以遠代遐。以由代自焉。何也。答曰。此以訓詁代經文也。史記之例也。今於經文之易者。適存其一體。爾其難者。注必出之。且再出之矣。

何猷問曰。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今注云。節其性而和不失中也。此孟子所謂性善也。今讀此而未達焉。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善也。則無待於節之者矣。如有待於節之。斯其性有不善歟。蓋性善本然。若非用力而然也。答曰。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則節性者非謂性有不善而節之也。孟子本性善而言者。則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明乎節序而養之也。皆節性之義也。皆用力焉。非如王陽明致良知之說也。故曰。彊恕而行。夫孟子之言四端也。偏端繇全體而來。其所謂性善者。以偏端溯其全體之本然也。性善而所發不皆中節焉。雜於其性之欲也。孟子不有忍性云乎。

忍之則不亂其節序也。亦節性之義也。故今注皆備焉。
或問曰。今釋節性者。斯於性理學案諸書何如也。答曰。今釋節性者。蓋本六經言性之精而釋之者也。斯於性理學案諸書。其繁枝不旣翦乎。
或問曰。洛誥云。伻來來。今注云。伻來之來。來至於洛也。伻來下之來。爲一字句焉。來歸於鎬也。詩曰。我行不來。今疏引詩采薇箋云。來猶反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禮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此南來也。則來至矣。月令云。季冬之月。鴈北鄉。孟春之月。鴻鴈來。此北來也。則來歸矣。蓋來。以相因而義轉焉。今以月令言之。猶曰鴈來。來。此旁通也。夫洛誥來之一言。蓋小故爾。然緜漢迄今。

失其訓焉。遂使洛誥多辭。不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繇是洛誥大義。芒芒然不知所求。而意其闕文也。豈小故哉。夫周公爾雅。孔子易傳。古訓章矣。自攷据家小學相高。遺大義之用。繁枝傷根。乃叢脞而爲天下病。而好異者遂欲舉古訓而芟之。悲哉。噎而廢食。死將我卽。何其不念先聖先師傳經之勿替也。

何猷問曰。洛誥云。其大惇典殷獻民。何也。答曰。此微文于獻也。蓋惇典下省于字焉。漢書句例。亦時有也。若云。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則受易下省于字焉。

馬錫饒摹洛誥之圖而栞焉。問開方之灋。答曰。周髀云。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此開方之灋所繇推也。雖以百爲開方。

亦其義也。

或問曰。釋詁云。靖謀也。無逸云。嘉靖殷邦。今注云。靖安也。豈古義歟。荅曰。靖古通靜。釋詁云。康靜也。又云。康安也。則靜者安也。哀十六年左傳云。安靖楚國。蓋古義焉。凡國之靖亂而安之者。必有謀也。言安。則謀在其中矣。

或問曰。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而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乃終。何也。荅曰。文王之壽百年。則五十年爲中身焉。非九十七已也。予初爲無逸注時。据經文而言百年矣。然文王世子篇。雖漢人記之。而列禮經中。僞孔傳從之。蔡傳說同。予欲得旁通者而破焉。未有得也。既而久之。詠逝兒。山中讀孟子。予偶聽之。適讀曰。且以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則得之矣。乃歎目前之典。諸家失之。予初亦失之也。昔顧亭林屬學歲令諸生侍讀經史。端坐聽之。遂成日知錄焉。溫故而知新。可不勉乎。

或問曰。君奭云。有殷嗣天滅威。其言滅者何也。答曰。蓋以國滅而君滅言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蓋吳敗胡沈之師也。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今言殷亡而紂誅死。是天滅威之也。蓋威紂也。如惟以國滅言。則言滅威者。於文未洽也。酒誥曰。越殷國滅無罹。則惟以國滅言矣。

黃守毅問曰。君奭云。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今注何如。答曰。朱子云。釋經傳注。惟古注不作成文。蓋

朱子嘉之。謂若詩毛傳也。所謂作成文者。辯乎不叶經解氣而作者焉。其作之叶經。若鄭箋有申毛而釋詩者。奚不作邪。朱子釋四書。釋詩。釋易。皆兼毛鄭之體而釋之也。今於君奭釋小子釋收者。敢不求所兼邪。凡所釋二十九篇。皆汲汲於斯者也。

梁修爲問曰。周書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此周公告嗣天子王者也。而其下言庶常吉士者。則又有別而稱之曰藝人。夫藝人者後世所求之四海者也。而立政不以藝人作三事。何哉。豈周公陳立政猶未知所立乎。答曰。三事者。自克知三有宅心而來者也。三有宅而謂之三事者。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其三有宅心也。非古大

學格吾身家國天下之物而致知誠意以正心者乎。藝人亦吉士也。既曰藝人。則論語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三事大受者也。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而非曲藝之物所能囿也。故立政之道。周公之智也。朱子釋大學而與之符也。後世不師之。則不可以立政者也。

陳端問兵。答曰。能兵者必吉士乎。昔周公立政。用吉士之心。無謀諸海表焉。而用是士也。於是乎海表皆威之矣。吉哉。蓋立政所謂其惟吉士也。卽所謂惟克厥宅心也。故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皆吉士之心可用也。顧命言昔君文武者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豈不然乎。士而二心。海表

之憂也。

劉德驥問明史。答曰。立政云。克知三有宅心。此兵政所繇立也。予讀明史袁崇煥傳。而歎彼其死也。莊烈帝誤殺之也。胡爲乎不克知其心哉。而徧言兵政乎。故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何猷問曰。顧命言逆子釗者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今注引呂氏云。發命者。冡宰。承命者。勳戚顯諸侯。慮患深矣。然呂氏有云。傳命者兩朝臣。奚不引之歟。答曰。此刪之也。呂氏以閹寺爲說。故有朝臣之云。惟朝臣非必賢也。明史閹黨傳中諸人。蓋二三朝臣矣。不適患乎。今注云。所命三人。書氏書名。愼其人也。而桓毛兩賢。則該矣。

陳汝晃問曰。顧命云。王麻冕黼裳。注云。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旣殯而祭天地社稷也。祭則不敢凶服焉。今凶服所以哀先王也。若冊命則先王命嗣天子王矣。以吉服將之。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此言今凶服者何。佗注言今者。多言本文。今旣麻冕黼裳。則吉服矣。而言今凶服乎。如曰夫凶服。可乎。答曰。此言今者。自經上下文而言之也。蓋今一日[illegible]自凶而卽吉。亦自吉而反喪。皆今爲之也。如易以夫之爲文。則弱而緩矣。不叶本事。則不叶本文矣。

汝晃又問曰。王麻冕節疏云。朱子言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然則朱子非謂王侯義同邪。而

下文疏言王受朝享者。乃言諸侯之禮與王禮不同。以明蘇氏說之非。則朱子說可改之否乎。答曰。今疏蓋從朱子之義而明之。非有違也。諸侯之義。必有卽位吉服之禮與常禮不同。今疏言祭神諸吉服者可推矣。而與王禮必不同。則禮之殺焉。予之爲此書也。凡引先儒舊說。字句之閒有刪之。無改之。其或改之者。惟近儒說爾爲其義洽而其文未洽也。雖或改之。其義必同原文。其說必繫原名。亦朱子四書注之例也。

黃德鄰問曰。春秋書名書字。何也。答曰。此奚不旁通於禮與周書乎。禮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蓋與曲禮言君前臣名者不同。此春秋孔父書字之繇也。

先其君而後故也。非以褒之而然也。其褒之者。則在直書其及於死者矣。孔子沒而續經書焉。書名不書字也。則書名者非貶之也。春秋褒貶。皆繫乎其所書之事。或字或名。從舊史文也。周書顧命云。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蓋大保特書名。元老也。顧命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蓋子釗書名。在喪也。逆者皆書名。愼之也。周書史瀆。蓋與春秋不同而同。

或問曰。文侯之命。其生而稱諡。何也。答曰。此史追稱爾。隱四年左傳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其例也。

伍蘭清問曰。文侯之命疏引戰國策云。馬已死。買其骨五

百金。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骨皆作首。孰譌乎。答曰。古人用斯典者。多言市駿骨。蓋漢本作骨焉。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云。燕君市駿馬之骨。此從古本也。言骨則首在其中。首者骨之譌也。韓非子敘此者不譌矣。

蘭清又問曰。今疏引戰國策云。千里馬之至者三。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作千里之馬至者三。孰勝乎。答曰。今疏所引文。据明陳仁錫本也。上文皆言千里馬。文滙宜一例焉此文勝矣。且其辭氣舒也。古本當然。韓非子敘此無之字。弗如也。

伍蘭清問曰。畢氏續資治通鑑何如也。答曰。司馬氏則爲論矣。惜其未有焉。昔徽欽二宗北狩。而宋晏然忘之也。寮

氏釋書。所以獨悲於文侯之命也。後之人而有論此者乎。其痛論當何如哉。

陳冠南問曰。秦誓古人有言節注云。此秦穆公悔其自安。責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此爲文者何。答曰。若云責蹇叔而不受其責。蓋捷也。而其之爲文。則消矣。以上文悔其之其。謂穆公也。

逸文答問八條

馮國彥問曰。逸文。夏書遒人注引詩序云。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今本或作性情。何如。答曰此譌也。易乾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易自天之命而言。宜先言性。詩序自人之志而言。宜先言情。

張子沂問曰。董子春秋繁露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也。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緜是言之。安有所謂民主哉。安有所謂君主國弱哉。答曰。董子言春秋者。其通於書乎。大甲之逸文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其義也。爾雅云。后。辟君也。

成九齡問曰。尙書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逸文乎。答曰。非也。盤庚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此古文也。今大傳所稱者。卽其異文也。此今文也。蓋伏生壁本殘闕而譌爾。或曰。孟子云。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佐湯王。猶師尙父佐武王也。殷人稱之曰湯任父。言卑者若易所謂卑以自牧也。應言者若易所謂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蓋若其德明哉。在湯任父者。則雖言卑而人應其言矣。德明故也。今不從者。以湯任父之說無徵也。非亦郢書燕說乎。

或問曰。論語稱湯祭上帝者。論語孔注則據墨子引湯誓焉。漢學家從之。而不言墨子引湯說也。何也。答曰。書序無湯說篇名。漢學家蔽於序故也。

張子祈問曰。古之君子。釋經而明事者。何也。答曰。其事之於經也。皆其文其義之所有也。此經術也。宋胡氏傳春秋。其得之者。經所有也。其失之者。非經所有也。

或問曰。釋經之家。有稱佗經而晦者。何也。答曰。其有爲爲之者乎。以視九十老人懼而藏經者幸也。其有爲爲之者

乎。

或問曰。今讀尚書集註述疏焉。注多稱曰。疏多稱云。此爲文者何。雖其小也。敢請。答曰。屬文之灋。欲其辭之相屬也。論語多稱子曰。禮坊記多稱子云。其例也。論語稱牢曰子云。坊記稱子言之。則變文矣。諸子引詩書者。云曰不同。其辭之相屬也必同。

何歟問曰。今尚書集注之引子家也。若老莊墨子諸書。述疏必詳其篇名。而疏自引之者。其篇名或詳或略焉。何也。答曰。其詳之者。備攷也。其略之者。去繁也。且爲文宜有體焉。方言一事。舉子家爲旁通。而其篇名與上下文不類也。若詳其篇名則雜矣。何以爲潔乎。蓋注不詳其篇名。而必

繇疏詳之。欲注之潔也。疏循注。注則惟詳其篇名。亦欲疏之潔也。故注不引子家。而疏自引之者。皆詳略從其宜也。孟子云。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蓋詳篇名以知旱也。而其佗則略矣。引經且然。況子家乎。其篇名不類者。非必若墨子兼愛篇荀子性惡篇也。凡與所爲文上下義不貫者。皆然也。若夫引周書者。從漢志不稱逸焉。其於經之周書也。則名同。故皆詳其篇名。

書序辯答問壹條

粱士訢問曰。尚書序。朱子謂周秦閒人作也。何也。答曰。此可以周書序明之矣。周書者。世所稱逸周書也。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蓋連序數之也。此班固從劉向焉。則周書序

亦舊矣。其於尙書序。則相若也。周書序效尙書序歟。抑二者皆出於一歟。然周書序。必非周史自作也。其序與周書不相應者有焉。蓋亦周秦閒人作也。尙書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序以聰明而改經之欽明也。豈其善乎。周書度訓篇。其首也。度訓序云。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于虐政。序以服事殷者而謂之竝立也。則悖矣。尙書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此其失實也。周書成開序云。武王既沒。成王元年。此其不失實也。尙書西伯戡黎篇云。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言紂之淫戲。民失其常性也。周書常訓篇云。天有常性。人有常順。此非民性邪。常訓序云。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何其不善言民也。雖然。猶有采焉。

周書銓瀘序云。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信哉。用人而銓之。若習於諛者。則國人以諛爲常也。苟其不愼。則銓者皆非矣。繇是言之。周書序其宜辯也。尙書序能無辯乎。辯者辯其得失也。

僞古文答問九條

馮春林錄僞古文及言其僞者。問曰。閻氏之言何如也。答曰。古文多二十五篇。朱子言之者數矣。然朱子釋諸經猶有引之者。則以未暇專攷之深也。專攷之深者。其於閻氏始之乎。而致閻氏知從事於斯也。則以朱子本疑之而致然也。陸氏隴其言古文者。殆未察於朱子本疑之者歟。凡僞者諸篇。雖諸家攷之。猶未悉也。蓋宜有深之又深者焉。

非苟也。中庸云。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此義宜深也。欲其不誣也。故曰。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春村又問曰。僞古文二十五篇。而同爲一卷也。又不音焉。何也。答曰。不使僞經之得如經也。其釋文之音。則或參於辯僞閒爾。

春林又問曰。東晉僞古文。凡辯僞者無引東晉後之書歟。答曰。然。

馬錫饒問曰。僞古文之辯。非一焉。此爲文者何。答曰。此爲文之次。卽其本文而次之者多。如不次之者。必有辯義乎其閒。不然。則就所引文也。而所引文。又或次之以經史子

集焉。雖其變不一也。皆欲其各適其適也。於僞大甲則辯三年之喪。於僞咸有一德則辯七世之廟於僞大誓則辯類于上帝。若此者其爲文也。敢不盡乎。

或問曰。僞伊訓及僞大甲篇中同引史記。而詳略不同。何也。答曰。互相備也。

陳汝晃問曰。今辯僞武成者引史記云。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此所次。則僞經如之矣。史記周本紀。先商容而後比干。所次不同。何也。答曰。僞經所次。襲史記殷本紀焉。

或問曰。僞允征云。爾衆士同力王室。僞說命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皆常言也。其所襲者何。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

云同恤王室。又云戮力壹心。好惡同之。此其所襲也。桓八年公羊傳云。黷則不敬。言祭也。釋詁云。欽敬也。亦其所襲也。

梁士訢問曰。僞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何也。荅曰。蓋襲昭十年左傳及司馬兵灋而爲是言者。然是言也。古之人皆爲一時一事言之爾。非言學也。禮緇衣鄭注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故學記稱說命焉。則言學矣。言學則豈當有是乎。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者。力行也。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故曰。知止而后有定。未嘗易言之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其力行之聖。與孔子同。其不及孔子者。致知之智也。蓋孟子言之矣。夫三聖且艱於知也。況其佗乎。智者知之

過。愚者不及知。皆知之艱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亦皆知之艱也。蓋中庸言之矣。則說命非也。張氏栻云。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而知之。故也。若常人。則以致知爲先。此朱子稱之也。然謂高宗舊學甘盤者。亦僞古文襲僞竹書而言之爾。豈足徵邪。程子則正言之曰。知之亦艱。其言學也明哉。蓋未察其爲僞經也。而其言之非。則旣察之矣。故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或問曰。僞說命云。惟賢非后不食。朱子云。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繇是言之。僞說命其非失歟。荅曰。此其僞也。朱子未察之爾。漢書徐穉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彼賢如徐穉其人者。僞說命其謂之何。伊尹之未就湯也。

野耕而食。且高宗初見說而有是言乎。是以說爲朵頤也。

尙書集注述疏後序答問壹條

張子沂問曰。後序之文。諸据經而言之者。不惟舉其大要。而必詳其訓詁。何也。答曰。古之以訓詁成文者。若左傳之釋春秋及言諸經。則有然也。若國語。若漢書劉向列傳五行志。若韓文書類。其言諸經亦有然。蓋易繫辭傳諸据經而言之者。皆大要矣。而訓詁亦詳。以非詳其訓詁。則雖舉其大要。而言下亦不明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其例也。故易之序卦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恒者。久也。詩之

關雎序曰。風風也。教也。雅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序體亦有然也。其不嫌於碎者。訓詁而大要存焉故也。今後序之文。諸据經而言之者。其經之古義。後人所言多未悉。或且失之。今必求如古之以訓詁成文者。將斯序灼然其不惑也。以上答關共壹百十壹條

尙書集注述疏後附琹